

辨僞叢刊之一

詩辨妄

宋鄭樵著

顧頡剛輯點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出版（一千册）

實價大洋四角

詩辨妄

著作者

鄭

樵

輯點者

顧頤

剛

出版者

樸

社

總發行所

景

山書

社

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

序

鄭樵的詩辨妄是攻駁毛詩的一部極重要的著述；因為他力詆毛序之妄，才引起朱子的詩序辨說；這幾百年以來，學者之疑毛詩，能使詩三百篇的真相慢慢地顯露出來，這是不得不令人想到鄭樵的功勞的。此書傳世不久，不幸就散亡了！十年以前，顧頤剛先生從周孚非詩辨妄等書中輯出許多條來，編入辨僞叢刊，使與世人相見。顧先生又作鄭樵傳，鄭樵著述攷，使我們更明瞭鄭氏之生平及其述作，這也是一件極有功於學術的事，自不待我個人揄揚的。這書早經印就，只待作序就可出版；現在國難日亟，本書更望早些出版；顧先生因為忙於別的工作，讓我來作這一篇序。現在我請將鄭氏對於詩經各種問題的見解評述一下，來當作本書的序，藉以請教於顧

先生和本書的讀者。

孔子刪詩的問題，是在詩經學上最爲聚訟不決的。鄭氏的詩辨妄專論毛詩之得失，他是否談到刪詩，現在全書既不可見，我們自不敢臆定。但是鄭氏在通志樂略上說：

樂以詩爲本，詩以聲爲用。仲尼編詩，爲燕享祭祀之時用以歌，非用以說義也。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，則繫『風』『雅』『頌』得詩而不得聲者，則置之，謂之『逸詩』。（樂略第二）

據此看來，鄭氏對於孔子刪詩是承認的。但是他在六經奧論上說：

刪詩之說，與春秋始『隱』終『獲麟』之事，皆漢儒倡之。（刪詩辨）

然則他對於孔子刪詩又不承認了。六經奧論這書，『實即』莆陽二鄭先

生六經雅言圖辨。」其書非出一手，且係鄭氏早年所爲。（見古史辨第一冊。）
通志是鄭氏死前一年脫稿的（參看鄭樵傳），這話當然可靠多了！大概鄭氏
結果還是爲漢儒之說所騙，所以他有仲尼編詩之言。

依我的拙見看來，孔子刪詩的傳說本出於史記孔子世家，而孔子世家
上面的話恐怕根本就是後人竄入的。我的理由是：

一、史記宋世家說，「襄公之時，修行仁義，欲爲盟主，其大夫正考父美之，故追道契，湯，高宗，殷，所以興，作商頌。」這裏明說商頌是宋
襄公的大夫正考父作的，而孔子世家上乃說：「古詩三千餘篇；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其可施於禮義，上采契，后稷，……」這顯然與宋世家
不合，不是「追道契，湯，高宗」的意思。

二、再說「取其可施於禮義」這一句，則如肆夏，采齊，狸首，騶宮，

陔，斄，祈招之類，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？
朱彝尊在曝書亭集詩論一所告訴我們的話是不錯的。故說孔子刪詩，取其可施於禮義，這話也靠不住。

三，再說『及至孔子，去其重』這一句，如果古詩三千餘篇，刪後才只三百五篇，那是在原本上十重其九，樂師朦叟必不徧爲諷誦，何至等到孔子手裏才去其重？才十去其九呢？就情勢而論，這句話已不可信了！再就逸詩來說，現在羣經諸子所引逸詩，據趙翼陔餘叢考及王崧說緯所舉的不過四五十條，而與今三百篇似爲重複的不過五條。——據趙坦孔子刪詩辨——只是十與一之比，也不像十重其九的（余別有逸詩篇句表附考）。更就史記本身來說，『去其重』不是去其不可施於禮義，『取其可施於禮義』也不止是『去其重』。

就意義上來看，這兩句話也不能並立。如此，史記『去其重』的話也就不可信了。

四，據上述的三個理由，可見史記古詩三千之說在理論上是不足信的！孔子世家述易的一段，康有爲偽經考卷二認爲『序彖繫象說卦文言』這八個字是後人加入的。前面述書禮的一段，崔適史記探源卷六認爲『序書傳』至『編次其事』這十七字誤在『日夏禮』句上。這樣看來，史記本有後人竄入，孔子世家尤有竄亂；在述易述書禮中間的述詩的一段，如是之講不通，又與宋世家不合，恐怕也是後人竄改的吧？

總之，刪詩說出史記，而史記不可信。然而這話無人道破，近如皮錫瑞的詩經通論也還以爲孔子刪詩是『去其重』，魏源詩古微中說：『日去其重者，

謂重複倒亂之篇。』更無怪鄭樵一方面不信漢儒，一方面還要說是『仲尼編詩』了！鄭氏生在南北宋之交，他繼續歐陽修等的工作而疑毛詩，但其結果也正如歐陽修一樣，不信詩序，却信刪詩。

鄭氏最大的功績是攻擊毛序之妄。在本書的詩序辨中，除掉周平非詩辨妄中所駁的（12）（16）（38）幾條而外，差不多條條都很對的，而且有的是清代抨擊毛序最力的人，如崔述，康有爲等所不能出其範圍的。他說：

設如子夏所傳之序，因何齊魯間先出，學者却不傳，反出於趙也？

崔述讀風偶識卷一也是說：『子夏之門人在魯者不乏矣……何以齊魯兩家之詩均不知有此序，而獨趙人乃得之乎？』和他的論調一致。他說：

作序者有可經據則指言其人，無可經據則言其意。

又說：

諸風皆有指言當代之某君者，惟魏檜二風無一箴指言某君者；以此二國，史記世家，年表，書傳，不見有所說，故二風無指言也。

康有爲僞經考卷十也是說：『國風小序，於史有世家者，皆傳之惡諡；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，則但以爲刺某君，刺某大夫，而無一諡號世次之可傳會，』與他的主張正一樣。他這種議論真是千古卓識，所以後人都不能出其範圍。朱子說：『鄭漁仲謂詩小序，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，並看諡，却附會作小序美刺』（朱子語類卷八十）。而朱子詩序辨說中於柏舟序說是『依託名諡，鑿空妄語。』於將仲子序明引鄭氏謂『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。』於雞鳴序說是『哀公未有所考，豈亦以惡諡而得之？』於蟋蟀序說是『所謂刺僖公者，蓋特以諡得之。』於宛邱序說是：『幽公特以諡惡，故得爲游蕩無度』

之詩。』

（東門之粉，同上；衡門序說略同。）

下泉序辨說是『序因候人而遂以爲

共公。』

這些都是明用鄭氏說（頁七），或受鄭氏之影響的。他承受了鄭

氏站在歷史的立場上來觀察毛序之妄的結論。

鄭氏說：『詩序……皆是村野妄人所作』（頁三）。這句話好像是很過

火，很令人懷疑的。

朱子也說：『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，力詆詩序，其間言語

太甚，以爲「皆是村野妄人所作」，始亦疑之。』

（語類卷八十）

黃震在黃氏

日抄上也說：『雪山王質，夾漈鄭樵，始去序言詩，與諸家之說不同。』

晦菴先

生因鄭公之說，盡去美刺，探求古始，其說頗驚俗，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。』

但我以爲細看毛序所說，並不見得鄭氏的話太過的確，毛序之妄是很多的！

現在鄭書既非全豹，我請雜用他家之說來證明詩序爲村野妄人所作之不

過火。其犖犖大者，約有十端：

(1) 雜取傳記。如關雎序用樂記而不及樂記（參看熊朋來、熊

氏經說），抑之序用國語而以為刺厲王（詳見朱子詩序辨說）。他如鴉

鵲序出於金縢，都人士序出於緇衣之類（詳見葉夢得、衛宏詩序說），都是雜取傳記而不盡合詩意的。

(2) 傳會書史。如本書所舉宛邱、東門之枌、蜉蝣諸序（頁七），凡以世次傳會謚號的都是。

(3) 不合情理。如朱子所說「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志，固不倫矣，況詩中所謂「嗟我懷人」，非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」（語類卷八十），方玉潤對於兔宜序所說「章章牽涉后妃，此尤無理可厭」（詩經原始卷一），俱是。

(4) 妄生美刺。如簡兮本非刺詩而以為刺（本書頁五），雄雉

序

九

序以爲刺宣公，但詩中亦並無刺意（詳見姚際恆詩經通論卷三）。

（5）強立分別。如謂風有『正』『變』（參看本書頁八），以及

周南召南分繫二公等說（詳見汪琬詩問『風有正變』、『二南非繫周公召公』）。

（6）自相矛盾。如『於騶虞序則「天下純被文王之化」，於

行露序則反有「彊暴之男侵陵正女」而爭訟，其前後自相牴牾，無

所適從』（用歐陽修詩本義卷二語）。

（7）曲解詩意。如本書所云芣苢序（頁四），將仲子序（頁六）。

『凡頌中有「成王」及「成康」字者，例皆曲爲之說』（用朱子辨

說語）。

（8）誤用傳說。如日月序以爲莊姜傷己，不見答於先君，由於

誤解春秋傳文謂莊姜無子由於莊公之不答（參看崔述讀風偶識）。

(9) 望文生義。如本書所云雨無正，何人斯，召旻，蕩諸序（頁九）。

(10) 疊見重複。如江有汜，載馳諸序。『詩之序多有重複，惟

關雎爲尤甚』（用毛詩李黃集解李樹說）

毛詩序之謬妄，其大端約爲此十點；而在此十點中，鄭氏已看出五點來。或者他所見尙多，不過本書佚得太多了，我們苦於無由知其詳。即此看來，他以爲『是村野妄人所作』，這話也自有其真實性罷！朱子每說『序之淺拙』，『未識文意』，『首尾衡決，不相承應』，『失是非之正，害義理之公』，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』（詳見詩序辨說），又以爲『不是老師宿儒之言』（見語類卷八十）。歐陽修也曾說過：

至於二南，其序多失；而麟趾騶虞所失尤甚，特不可以爲信。疑此二

篇之序，爲講師以己說汨之；不然，安得謬論之如此也。前乎鄭氏的歐陽修已指毛序爲謬論，無怪鄭氏更進一步了！

關於詩序的作者，也是歷代紛紛聚訟不決的；我曾計算後儒的推測，約有十五六樣的主張。鄭氏雖以爲『詩序……是村野妄人所作，』但同時又有兩三處說是衛宏作的。他說：

劉歆三統歷妄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，致誤衛宏言『文王受命作周』也（頁九）。

這裏認定毛序作者是受過劉歆的影響的，當然他不是劉歆以前的人物。鄭氏以爲即是衛宏所作，這話却還有商量的餘地。康有爲爲偽經考卷九因爲毛序多合左傳，也主張毛序首句劉歆所僞，其下乃是衛宏所續。但是我

看首句下也多用左傳，更有許多用周禮的，如葉陂序言『未能用周禮』東方未明序言『挈壺氏』之類，這却未見得必是衛宏所作的。因爲：

一，漢志本於七略，已載有毛詩二十九卷，似乎是併序計算的（用經義述聞卷七，詩毛氏傳疏，漢書補注說），然則在衛宏之前已有序了！

二，序中既言『國史明乎得失之迹』，又喜言美刺，這似乎是治春秋的人，喜言褒貶的人所作的，但衛宏並不治春秋。

三，據後漢儒林傳，衛宏兼治尚書，而今詩序附會尚書處極少。

四，後漢學者喜言讖緯，賈逵略與衛宏同時，也免不了受影響；而今詩序不見有雜引讖緯的地方。

五，據范家相詩瀋卷二說，毛序行於新莽之世，衛宏不能明目張胆以作僞。且如果是衛宏所作，在當時必有傳說。

讀此，可見如果認爲衛宏所作，尙有許多不符合的地方。而且毛序不像是兩人合作的（此崔述說），也不好說是劉歆衛宏合作。我以為劉歆還未必如是之妄，或者是劉歆的黨徒，當時的古學之徒所作的，不過現在難以質證而已！

說：鄭氏對於『風』『雅』『頌』的見解，直到如今，還是不刊之論。他

『風』『雅』『頌』皆聲，如『風』本風雨之『風』，『雅』本烏鴉之『鴉』，『頌』本頌容之『頌』。

近來學者的主張，如顧頡剛先生在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中說：『風字的意義似乎就是聲調。』章太炎先生在大正小正說下說：『大小正者，其初秦

聲鳥鳥。』王國維先生在說周頌中說：『風雅頌之別，當於聲求之。』『頌之聲較風雅爲緩。』這些新近的主張都與他的意見相同；而他這幾句話，詞意都很精當。

第一，他論『雅』雖不及太炎先生所說：『正之爲足迹，聲近雅，故爲鳥鳥；聲近夏，故爲夏聲；一言而函數義，』但是雅釋爲迹，便不是以聲別了！如說它是『秦聲鳥鳥』，那與秦風既無分別，也不見得奏雅樂時，正如李斯所說『擊甕叩缶，彈箏搏髀』那樣子地『歌呼鳥鳥』，只能說是聲近『鳥鳥』而已。只就本義說，『雅本鳥鵲之鳴』，那是沒有錯的。

第二，他論『頌』既說是聲，又說是『頌容之頌』，兼有阮元釋頌之意。恐怕頌之所以異於風雅，亦在聲，亦在容。三頌各章雖不